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作用

——兼论与其他哲学的关系

陈自元, 刘 英

(1. 深圳福田区委党校, 广东 深圳 518049; 2. 湖北蕲春县委党校, 湖北 蕲春 436300)

[作者简介] 陈自元 (1959-), 男, 湖北宜昌人, 深圳福田区委党校校长, 副教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刘 英 (1943-), 男, 湖北蕲春人, 湖北蕲春县委党校高级讲师,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研究。

[摘 要] 马克思首创了实践哲学, 包括实践逻辑、实践认识论、实践世界观、社会形态史、历史唯物论, 落脚点则是哲学的阶级立场革命。惟有在这样的哲学基础上才能生长出足以满足当代中国实践对“历史向导”的要求的新哲学理论——这就是它的主导作用。所有别的哲学都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实践哲学与解释哲学是“主导”与“基础”的关系, 亦即水涨船高、协同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 实践哲学; 解释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 B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6)04-0495-06

一

目前, 中国哲学界呈“三足鼎立”之势, 且出现了“谁占主导地位”之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 为求学术繁荣, 有必要多种哲学并存, 但这和谁占主导地位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 就后者来说, 它关系到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亡, 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当仁不让。而西方哲学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中国要想早日实现现代化, 就必须大胆地吸收先进的西方文明, 其中西方哲学是西方文明文化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只是西方哲学的分支, 所以应当由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才可实现现代化。中国哲学则认为: 我们要实现的是中国的现代化, 中国有未曾间断的五千年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源远流长, 为了把中国的事情办好, 吸收外来哲学固然重要, 但占主导地位的还应当是本国哲学。

在这里, 首先值得商榷的说法是: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分支吗? 要说它源于西方哲学倒是事实, 但 100 多年前从德国古典哲学中分离出了一种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此它和所有别的哲学分道扬镳, 双方有质的不同。西方哲学误认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它的分支, 根源就在于不明双方的性质; 又例如西方哲学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堪称先进的是西方, “为了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 应当由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才行”——这种说法涉及两个重大问题: 其一是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其二是怎样衡量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如果不首先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面目, 又怎么可能掌握正确的理论根据和衡量标准呢?

其实, 经过深入思考就会明白: 第一, 什么哲学占主导地位不能光看形式, 而要看能否起主导作用,

即能否满足当代中国实践对“历史向导”的要求;第二,任何哲学面对新的时代和任务都必须实现理论创新,可见能够满足当代中国实践要求的决不会是已有的任何哲学理论,而必定是人们以往从未见过的新哲学理论;第三,但任何理论创新都必须从已有的理论基地出发,因此目前的“主导地位”或“主导作用”之争,实际是“理论基地”之争,即在什么哲学的基地上能够生长出上述新理论;第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如此,要讲它在当代中国应否占主导地位、能否起主导作用,仅仅以“执政党的需要”为根据还不足以服人,而且也不能作为衡量真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客观标准。正因如此,所以本文的论述重心便由“主导地位”过渡到“主导作用”,进而确定为: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所有别的哲学在“理论基地”上有何本质区别。

二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第 57 页)这决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宣告“改变世界的哲学”从此诞生,马克思称它为“实践的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本文称它为“实践哲学”。与它相对应,别的所有哲学因为都“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所以都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也许可以简称为“解释哲学”。马克思为了创立实践哲学,曾经按顺序在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社会观、历史观五大领域进行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创立了实践逻辑、实践认识论、实践世界观、社会形态史、历史唯物论,而落脚点则集中体现为实现哲学的阶级立场革命。从此,哲学便从统治阶级的侍从和装饰品转变为先进阶级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支柱,从而足以承担起人类历史向导的重任。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六大革命不可能一劳永逸;今后只要时代和任务不同,只要生产方式和阶级结构发生变化,那么新一轮的六大革命就必须发生,由此才能实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可见,上述五个组成部分和六大革命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哲学)的理论基地。下面按原顺序对这个哲学基地作一个简要的说明。

在马克思看来,从前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只知道外部世界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却忽视了人类每时每刻都在改变世界,即世界也以人的合乎规律的意志为转移;结果这个能动的方面倒被掌握辩证法的唯心主义发展了,但唯心主义既然看世界头足倒置,那么它当然不可能正确理解客观规律与主观意识之间的关系。就这样,各派哲学都不研究怎样改变世界——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首要原因是受到了思维工具的限制。只掌握形式逻辑的哲学家们研究任何事物都必须以该事物已经存在为前提,并且力求把该事物同别事物区别开来,所以他们无法认识事物的产生和消亡,也无法认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而手握辩证逻辑的哲学家们虽然能认识上述普遍联系,但缺乏反映时间变化的概念结构,所以只承认事物有生有灭,但无法研究它们怎样生、如何灭。马克思的方法是:先把事物的所有现象集合为表现系统,再把决定这些现象必然发生变化的所有根源集合为根源系统,又把对这些根源起推动作用的所有动力集合为动力系统,从而在这三个主体系统之间建立起“动→因→果”联系,进而又将其置于它们固有的理论基地之上、历史前提之下、时代背景之中,后三个贯通性系统时刻对前三个主体系统的变化施加影响和制约作用——一个概念包括了上述六个连环贯通的相关系统,难怪不懂马克思逻辑的读者惊呼“马克思的概念歧义林立!”在他们的眼中,马克思的著作里到处是“斯芬克斯之谜”!于是各持一义,互相攻击。他们哪里知道:假如没有这样的概念结构,怎能反映出发生在事物身上的时间变化?又怎能反映事物从无到有、从低到高、再由有到无(转化为他事物)的运动全过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马克思就是因为首先创造出了这种复杂的概念方法论,所以才能打开研究改变世界的逻辑学的大门。反过来说,后人如果不理解这种概念方法论,那就等于关闭了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大门。而这一点正是 20 世纪少有人“读懂马克思”的根本原因^[2](第 18-35 页)。

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但实践只能用结果检验动机,动机的根源之一来自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可见真理包括两层:世界是

个什么样子就把它解释成什么样子,这叫符合客观真理;人类想把世界改变成什么样子结果真的变成了那个样子,这叫符合实践真理。解释世界的哲学各说各一套,无法确立统一的衡量标准;马克思创立了实践认识论之后,就根据上述两层真理观而确立了两条标准:用规律检验解释;用实践检验改变。这样一来,马克思赋予认识论的使命就不再只是一般地指导人们去如实地认识世界,而是具体地指导人们:(1)去精确地研究各个局部世界,把它们的发展规律揭示出来,这叫科学认识论;(2)综合各局部世界的发展规律,构成关于整个世界发展变化的规律体系,这叫哲学认识论;(3)驾驭规律改变世界实现人的预期目的,这叫实践认识论。实践认识论必须以哲学认识论为基础,哲学认识论必须以科学认识论为根据。上述三层认识论的创立标志着马克思在认识论领域实现了一场伟大革命。没有它的配套,马克思通过逻辑学革命而创造的新式思维工具就无法运用于改变世界的科研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不仅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而且环境和教育也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关键是要搞清楚这二者之间的转化机制,为此必须从结构和功能上大大地发展以往的世界观。以往的哲学家都只按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他们都只有单层世界观,因而不适用于指导人们改变世界。马克思的世界观包括现实世界观、规律世界观、理想世界观三个层次,其中现实世界观负责收集和整理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并形成一定的观点体系;规律世界观一方面作为统一标准去衡量各种现实世界观的正误优劣,另一方面又结合现阶段人类自我解放的要求,共同作为根据设计和论证理想世界;而理想世界观则作为精神支持和奋斗目标,激励人们去自觉地改变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所有别的哲学和宗教都能反映出一定时代的一定人群对于现实世界的整体认识,因而它们的发展都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利于实践世界观的发展。

在马克思看来,要研究历史,必先研究社会。社会究竟是什么呢?他回答说:“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地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这就是蒲鲁东先生永远不会了解的东西。”^[3](第530页)这就是说,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立体结构,它包括:(1)一定高度的生产力;(2)由该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发展阶段;(3)由该经济阶段决定的社会关系;(4)规范和维护该社会关系的社会制度;(5)决定该社会制度建立的社会权力;(6)本身由社会存在决定但同时又能支配掌权者头脑的社会意识。马克思把这样的社会立体结构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和现实状态命名为“社会形态”。他发现生产力既是社会形态的核心,又是历史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因而把它的高度确定为划分历史阶段和衡量社会性质的核心标准。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已经告知人们:研究社会进步必须研究上述六个系统从无到有、由低到高及其变迁转化的全过程,而这六个系统的内部结构(尤其是生产力结构)及其相互作用则是研究的重心。遗憾的是:“永远不了解”社会形态的远不止“蒲鲁东先生”,20世纪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的多数执政者和理论家们至今都把“社会形态”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从而把马克思认为“决不可以自由选择”的社会主义形态误解为“可以由执政者自由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是照抄乌托邦公式,僵化的社会主义实践(=瞎折腾)由此产生。

在马克思看来,以往的全部人类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而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因此,生产不是阶级划分的根源,分工的规律则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要消灭阶级和分工,必须依靠相应高度的生产力。马克思发现:生产力是人类解放自己的根本手段;过去创造手工生产力是为了解放人手,现在的机器生产力是解放人的体力,将来必定会出现解放人的脑力的智能生产力。他据此作出“三个社会形态”的划分,以及关于未来生产力的基本性质和由它决定的未来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这两个科学的预测。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两个科学的预测不能自发地出现,而必须由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先进阶级首先掌握社会的主导权,然后建立具有“过渡”性质和“公仆”性质的新型国家,进而指导实践把预测变为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虽然不可以自由选择社会主义形态,但却可以自主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核心任务是把生产力由“不够格”变为“够格”。所以他认为:实践

哲学必须研究生产力,研究阶级、阶级驾驭规律实现人类预期目的,为此必须实现阶级立场革命——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有的品质。由于整体的人类进步活动必须由各时代的先进阶级具体地承担,因此只有为先进阶级服务,才能把哲学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落到实处。但是,需要明确的是:“改变世界”必须以“解释世界”为基础,但“解释世界”决不等于“改变世界”;而且为了改变世界而解释世界同单纯解释世界也有质的区别。可见,“改变世界的哲学”和“解释世界的哲学”今后都要发展,但决不能相互代替。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实践哲学同所有别的哲学严格划清界限是非常正确的。尽管马克思哲学是从西方哲学发展分离出来,起初的区别也许不太明显,但随着在实践哲学指导下的人类驾驭规律的实践的长足发展,它们和单纯解释世界的哲学以及盲目实践的差距将是日益遥远的。

三

现在回答西方哲学提出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惟有西方堪称先进吗?——马克思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4](第 35 页)这里至关重要的是搞清楚两个问题:(1)资本主义形态能容纳哪些生产力?(2)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怎么样成熟?人们在恢复马克思的生产力标准、社会形态学说、三个社会形态的划分和两个科学的预测之前,根本找不到答案;恢复之后并考察新的实证材料就可发现: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就是机器生产力,包括蒸气、电力、核能三个时代,外加工厂手工业和信息化生产方式两个过渡时期:前者是专制主义形态解体、资本主义萌芽生长的过渡时期,历时 300 余年,比整个机器生产力三个时代之和的时间还要长;后者是资本主义形态解体、社会主义萌芽生长的过渡时期,以 20 世纪 80 年代兴起的信息化浪潮为起点,预计也要经历一至二个世纪。目前方兴未艾的生产数字化、经济全球化、资本跨国化三大趋势正从人与自然关系(生产力)、人与人关系(主要是生产关系)、人与物关系(占有方式)三个方面冲击着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传统的社会结构。哪个国家能够率先根据马克思预测的智能生产力的出世条件实施社会结构变革,它就必定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腾飞的典型,因为智能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形态的物质条件。由此可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堪称先进”的说法过时了,它曾经先进了 400 多年,现在世界经济中心即将在 21 世纪发生转移——这一点对于西方的有识之士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至于说“为了中国早日实现现代化,应当由西方哲学占主导地位才行”。——那要看怎样理解“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个高于资本主义、因而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形态,那么“现代化”就不应该是 20 世纪的现代化,而应该是 21 世纪的现代化,即意味着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这样的当代中国实践显然是西方哲学主导不了的。但如果把“现代化”理解成 20 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达到的经济水平,同时把“社会主义”理解成改革前的僵化制度,那确实“必须由西方哲学起主导作用才行”。道理很简单,因为“僵化制度”实际是用专制人治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禁锢的文化制度来强制推行乌托邦经济制度,而乌托邦经济制度的要害是全面违背生产力高度决定所有制结构、经济性质、产品分配方式的规律,所以强制推行的结果必然造成经济落后、政治腐败、人心冷淡、民族分离情绪日增四大潜在危机。那么这种社会是什么性质呢?现代系统论告诉我们:系统的性质取决于要素、结构、环境,其中结构起主导作用。因此,用生产力标准衡量,前苏联属于半专制半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按照“形而上学的或法学的幻想”^[3](第 536 页)建立起来的乌托邦社会;但如果按照智能生产力的出世条件改革社会结构,那么在智能生产力正式出世之前,它就属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目前尚属“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当年戈尔巴乔夫断然拒绝“改变计划经济”,说明他顽固坚持僵化制度;另一方面又很想达到美国已经达到的经济水平,即某些人心目中的“现代化”,但这种愿望受到“半专制”成分的阻碍,于是向前跨出半步,由半专制半资本主义社会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他提出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就是被“西方哲学起了主导作用”的结果。

发人深省的现象是:西方哲学在半专制半资本主义社会里咄咄逼人,但在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陷入困境。正如澳大利亚 G 普里斯特在《二十一世纪初的哲学走向何方?》一文中所说:20世纪西方哲学经历了“乐观”、“悲观”两个阶段之后,现在处于“断裂”阶段。该文说:“21世纪经济力量的中心将会是在哪里呢?在亚洲。中国和印度占了将近一半的世界人口。同时,至少中国有快速发展经济的能力。一旦这些国家的经济完全资本化,它们的影响便会覆盖世界其余各地,正如美国在20世纪后半叶的情况。所以,21世纪哲学主角会是谁呢?我预想是亚洲哲学。如前所述,苗头已经呈现出来了。很多西方哲学家正在开始研读东方哲学并非常重视它,例如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我猜想,21世纪将第一次经历真正的全球化哲学。不管那是否会加深哲学的断裂,或是否促使令人兴奋的新综合的发展,或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否会出现,只有时间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了。”^[5](第24页)

四

本文并非借普里斯特的这篇短文来表达自己对于20世纪西方哲学的看法,而是认为该文传达了两点信息:一是现代西方哲学已经出现了“断裂”危机和自我否定的趋势,其深层根源也许超出了他们自己的想象,西方哲学必须寻找新的生长点;二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多西方哲学家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东方哲学,全球化哲学和哲学综合化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国哲学对第二点趋势感到振奋。他们说:看看吧!现在连西方哲学都预想东方哲学将成为21世纪的哲学主角,难道中国哲学在中国还不应当占主导地位吗?作为中国学者,对中国哲学的感情当然非西方人可比。事实上我们早有感慨:从全人类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看,古代的西方和中国各有一座宝库:在西方是古希腊,在中国是诸子百家。然而它们的境遇却大不相同。西方经历“千年黑暗”之后,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他们怀着极大的热忱,全面深入地发掘和发展古希腊文化宝库,结果孕育出在近、现代横扫全球的西方文明。而在中国,继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尔后兴科举,又把儒术演变成“八股”,变成读书人谋官的敲门砖,直到西学东渐,八股和子曰诗云都败下阵来,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然后是“文革”横扫“四旧”;总之,2000多年一路杀伐,何曾有过认真的发掘和发展?如今,人类历史进入资本主义解体、社会主义萌芽成长的信息化过渡时期,西方哲学陷入困境,正是东方哲学展现魅力的历史良机。

但当代哲学必须植根于当代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所以要想明确当代哲学的未来,必须首先明确当代社会的未来。然而“当代”世界究竟处在什么历史阶段?西方哲学茫然,中国哲学茫然,所有解释世界的哲学都茫然。惟有马克思创立的实践哲学经过理论创新之后才能告知人们:人类在21和22两个世纪处在由机器生产力转向智能生产力、由阶级社会转向无阶级社会、由“私有和公有并存”转向“个人和社会两个直接占有”、由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转向协同发展、由“富国越富、穷国越穷”转向“全人类共同富裕”、由“资源稀缺、生存忧虑”转向“物质自动变换、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由“摸着石头过河”转向“驾驭规律实现人类预期目标”、由国界分割转向世界大同、由每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转向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以及遍布全球的自由人联合体;一句话,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变革,即本文上面说过的历时大约200年的信息化过渡时期。我们之所以这样明确坚定、信心百倍地看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创立的实践逻辑、实践认识论、实践世界观、社会形态史、历史唯物论以及后者所包括的生产力标准、社会结构论、三个社会形态的划分、两个科学的预测。我们的新贡献仅仅是证明了:(1)在每两个社会形态之间必定要经历一个时间比该社会形态还要长的过渡时期;(2)在每个这样的过渡时期里必定要经历一次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革,谁先完成这个社会结构变革,谁就能率先创造出新兴生产力,从而成为该时代的腾飞典型;(3)当代腾飞典型必须以和平与发展的方式实现,进而吸引广大发展中国家群体腾飞,通过人类内部协同发展来实现人类与自然界协同发展,最终实现人类文明整体腾飞。由此可见:21世纪的国际竞争决不是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所说的“确保美国立于不败之地”的超级大国利己主义的竞争;而应该是贡献竞争,即各民族为争取实现全人类共同富裕而多做贡献。

既然明确了当代人类处在这样的空前伟大历史变革的阶段,那么它向哲学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很显然,直接负责指导人类实践的实践哲学必须发展到相应的阶段上来;但实践哲学的发展必须以解释世界的哲学的全面性、精确化发展为前提条件。为此,前者又向后者提出了如下要求:(1)对现、当代自然科学方面的划时代新发现进行逻辑提炼和哲学升华,产生当代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认识论;这方面历来是西方哲学的强项。(2)发扬天人合一、天下一家、厚德载物、有容乃大、自强不息、和为贵的思想和精神境界,从人类彻底解放的角度体现哲学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终极关怀;这方面正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强项。除此之外,世界各民族的哲学都有发展的空间,都能为人类文明整体腾飞作出自己的贡献。由此可见:全球化哲学离不开各民族哲学的全球化,它们将互相影响、启发、借鉴、汲取并用以发展各自的特色。21世纪的世界哲学将迎来实践哲学和解释哲学的全面发展、百花争艳的春天。其中实践哲学是解释哲学的主导,解释哲学是实践哲学的基础,二者不是彼此对立,你死我活,而是水涨船高、协同发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实践哲学)与其他哲学(都属于解释世界的哲学)的相互关系。中国人要想创造出足以满足当代中国实践要求的实践哲学的新理论就必须以正确理解上述关系为前提。

[参 考 文 献]

- [1]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刘英.立体概念与历史唯物新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
- [3]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 [澳]G普里斯特.二十一世纪初的哲学走向何方[J].新华文摘,2005(24).

(责任编辑 严 真)

Marxist Philosophy Leading Function

CHEN Ziyuan, LIU Ying

- (1. Party School of CPC Futian District Committee, Shenzhen 518049, Guangdong, China;
2. Party School of CPC Qichun County Committee, Qichun 436300,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CHEN Ziyuan(1959-),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Principle, Party School of CPC Futian District Committee of Shenzhen, majoring in Marxist Philosophy; LIU Ying(1943-), male, Senior lecturer, Party School of CPC Qichun County Committee, majoring in Marxist regeneration and entirety.

Abstract: Karl Marx originated practical philosophy including practical logic, practical epistemology, practical world outlook, social morphology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s foundation is class stand revolution of Philosophy. Only on such a Philosophy basis can we produce a new Philosophy theory that can satisfy the demand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ractice towards historical guiding which is the leading function of practical Philosophy. All other types of Philosophy devote to interpret the worl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ctical Philosophy and interpretative Philosophy is dominant and functional which develop in coordination.

Key words: practical Philosophy; interpretative Philosophy; leading function; theory basis; marxist Philosophy